湘綺樓文集/卷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湘綺樓文集
卷四

► 卷五

卷四

頌

桂頌（並序）

湘綺樓東，有古桂一株。枝葉婆娑，秋日花餘。折繁枝置水瓶中，凡百餘日。大樹深根，花悉凋歇。宛彼弱條，寄於勺水。無根苞之可托，寡柯條以為輔。微花四秀，風香鬱然。夫人含五常之精，備四時之氣，少遇挫折，遂以夭枉。智慧內削，豐采外凋。嗟此桂枝，依柯分命，獨能茗穎不悴；飛馨流豔，鑒寒泉而寫影，零暮雨而無悲。非徒表勁於疾風，明貞於歲晚而已。似別有懷抱，自負孤貞。不奪不移，有符大道。乃為頌曰：

貞桂冬榮，南國之嘉。秀實孤挺，榮不再華。諗此弱枝，別樹無傷。幹雖玉折，心守蘭芳。清泉可瑩，奚必故土。白露時至，疏花微雨。十旬四秀，芬傳未歇。孤心無危，婉孌娟潔。彼怨離根，亦云念本。函性蘊芳，繄獨自盡。如彼貞士，有托斯足。內發其幽，外忘其璞。鍾縶琴悲，遷刑史豔。天全人損，刖而非暗。委身任化，與物無驚。保心獨秀，別寄遙情。橘不逾淮，屈生猶頌。況茲奇姿，曾是不詠。小山阿隱，徽滿江南。妃文媲麗，拂映湘潭。

巡撫吳尚書六十壽頌

湘之立州，自晉中興。聖朝治隆，嶽牧經綸。歷選耆賢，名者趙陳駱而已。而二吳以文儒參翔，崇號蕤芬。爰興楚材，燀武綏邦。然非有湛澤憲度，建一經室，財通八體，猶光祝融鏡沅湘。量逾十世教垂百歲。恪齋尚書蒞鎮之時，東南康復，及三十年於茲，越明歲龍集焉。逢聖上祗福至孝，推明功德，受貢諸夏，撫琛遠夷。海內外喁喁，含和思壽，東朝湘臣，維耆實協其期。於是都人僎俊之士議曰：蓋《詩》稱躋堂兕觥報上之義也，魯侯燕喜烝皇之效也，固有擬其時以設九如。矧茲時和年豐，履端葉元，眾庶歡然，不謀同孚。意傳記以「南極」為「南陔」，而衡山應之。壽星之符其允耀旆。客曰：「俞哉夫，德必稱其隆，功必當其報。」淡沇州之災者，應司空之命。威大邦之仇者，盛鉤纓之飾。今尚書勤成翕河，益地琿春，蓋靳栗之所弗堤，左李之所弗規。蹈毳乘車，指麾定功，將加衮以分狹，錫玠以入輔。長沙之國，劉發之所小，曷足以彰乎？且昔晉冀大饑，疆吏籲天，出承明之廬，躬有司之勞。進溝壑，登康樂，千里哺噆，衣食億萬，期頤之符，曰契於此。湘人區區，復何所加。文學進曰：顯榮時也，貞固幹也。必若所言，則是望奭番番，而老孔不足希也。夫龍蠖全身，因時卷舒。往昔全盛之時，家握荊珍，人懷靈珠。吳會之文，雲湧泉涔。而尚書以諸生振其華，元元之災，浸連江淮。青衿波迸，名城閽。失氣靡據，得免為幸。獨奮潛思，佩櫑講武。學騎武靈，角射甘蠅。遊藝疋歌，左圖右書。在困能亨，遂成其名。不必排金門，持玉節，然後顯也。蘇杭敉平，七省息肩。披荊榛，采桂枝，弟兄同舉，冠簪復會。曾侯以元功衝讓，思求國楨。先得之於合肥，而成之於景東。一舉之名，聲聞於天。潘吳昏姻，延譽當朝。乃屈之於十人，莫能掩其才也。旋受命督學，駪駪隴桓。兵騎充斥，道罕儒翻鄭左相雄桀，傲睨翰林。見其風旨，懣然莫逆。遂結契推懷，許為帥材。夫何文武之道備，與若登壇而後盱衡，則幾人能之矣。自是以後，台省改容屬。皇道含宏，議臣過慎，遠人叩關，自謂天驕。憂時之士，違眾昌言。帝賴翼為復超三直，甫授一道，廷議稱屈。遽濟卿階，屯田吉林。仍副北洋，以衛國門。銜諭朝鮮，折衝尊俎。當是之時，。是奢靡還於醇化，方將佩雕鷹左虎之符，奉黃牙赤玉之璋，覽朱陵綠文之圖，篆滂喜延年之字，刻二酉三吾之石，吹碧銅白玉之管，導九疑之稻，釣湘波之魚，酒君山，采芝桂陽，昭政成對，帝冊況號。獻詩又曷可以辭己。蓋先進於禮，必世後仁。三五六經，政之本也。湘州武功龍驤，文始萌芽。尚書元悟深眇，觀法鼎彝，鉤通律元。度尺璧羨正剡，圭之半規。考冬葵於抒首，量定銖。因合識兩，發千年之懸解，皆海內所未喻。昔巨媯臣唐，爰同量衡，始升名山，禹因名焉。意者文教覃敷，飛鴞好音，島夷工商。我考其成，尚何遽與，而電其馹書。詩曰：「不畏強禦，不侮矜寡。窮嫠惠鮮，肫肫既如。」彼訏謨瞻言，昭昭且如此。前之二吳，不其恧與夫牧令，奉化民之司命也。趙駱惠之，陳稍代之。今垂訓布憲，詩以風下。究盜之原，不塞而湮。將復已枵之元氣，孕九郡於禮樂，周壽作

人，庶可冀乎？近者議禮之疏，與朝旨異論，見者讙誹。前侍郎湘陰郭君私偉其議，排眾而宗諸高宗。是則湘人有深知，未下車而頌聲。論者但斤斤於廣狹，未遑計功之遠近。以官民之和會，為頌禱之私燕。噫為末也。癸巳之秋，振鷺來庭。夙夜永譽，我有其祥。宜總諸生，撰述一經。誨之訓詁，示之禮器。使湖外之風，復於前漢。俱升紫微，音同卷阿。以人事君，於億斯年。

嚴通政庶母任氏壽頌（並序）

蓋聞乾坤配德，而少女有正西之位。窈窕進善，而河洲稱二南之始。是以佐成家道，克奉主君，其必奉匜盥，以昭勤筮鼎，顛而崇貴。至於經天明月，陳王歎無子之星。河激中流，涓女悲鈞天之夢。操持四典，隱括一身。處卑而見尊，積年而增敬。修之閨門之內，宜於家室之人者，斯有任宜人焉。贈布政使樂園，嚴先生稟山嶽之靈，總干城之績，巡軺所至，則萬物皆春。佩劍才臨，而潢池若鏡。專城自貴，恥問羅敷。辦具無聲，方求絡秀。則有明妃故地，成風舊族。攀興公之令德，誦王令之但歌。既辭濯錦之川，遂飭鳴環之節。問秦中之故事，惟有卷衣。識行父之公忠，從無衣帛。既而金刀掩曜，桑笄歸里。未生陶子，寧有洛陽之迎鄭將殉文伯，懼蒙曠禮之嫌。婉此貞婺長依，主婦通窄鄭君習漱裳之恪，推奉幾之恩，念禮敬之不衰，識溫良之宜幼。或臨邦而除別室，或埽舍而留舊廬。兼奉慈言，宜褒節行。值皇廷洽慶，廣類推仁，貤封五品，列為命婦，盛矣哉。昔周公阿杜，才賜金釵。臨澧所生，不聞禕翟。非夫淑德，豈稱殊榮。故銘丹陽者，推讓其爵尊。言「公羊」者，驚疑於子貴。若乃保受福祿，崇修仁壽。清居淵塞，允思德於仲姒。淨業自然，非懺心於大姊。要其淑慎，蓋有三難。夫五星隨昴，但肅宵徵。三月有齋，不禮卜姓。琴瑟聽女君之樂，籩豆入宗婦之房。況復不上高堂，空居側室。雞鳴起漱，無處問安。燕戶添香，自嫌如客。酒食猶非所議，餘事更不相關。雖同高行之清心，誰見曹家之守誡。才德無施，其難一也。名者，人之所莫假；分者，禮之所由生。懷聞女善，恨為婦食。是以魯卿納幣，穆薑猶嫌。非姒叔妹，扶床班氏，恐其自尊。蓋訴台起於龍牽，誶語由於箕帚。若乃家推宿齒，禮絕青衣，婢或窺眉，不疑黃氣。配尊而分絀，稱老而名嫌。貴欲獻酬，群心從容，狼尾體紀之間，其難二也。三年傅子，古命大夫之妾；九人緩帶，乃是韓侯之娣。至能恭思，先主敬護，嫡孫爰自初咳，迄於就傅。每從慈戲，如牽孺子之牛。示無誑語，常買東家之肉。昔有假三車以離宅，指一研以傳先。不謂誠求，終承旁施。差別無心，其難三也。夫處難無難，上德不德。動而合禮，必謂之學。加復勤親煩辱，效太姒之浣衣。獨處莊嚴，慕伯姬之待火。雖復年增中壽，禮許閑居，身不下堂，暑無損飾。政使衛人作頌，蒙彼絆延。孟母入房，不妨旁視。宜其作名門之懿範，膺介祉於聖朝。習女宗之典型，稱年德之並劭者矣。幹令

升父妾猶在，朝士谘疑，劉太尉侍者渡江，將軍起敬。矧嚴公之舊望，留貽十世。宜人之令問，雍穆一門。喈喈遠聞，焉能默乎？且魯有次妃，同稱壽母。楚從屈子，便重初度。然則嘉詞延嘏，生日稱觴，古之典也。撰更生之女傳，幸在同時。廣茂先之史箴，遂為作頌。頌曰：

厥初合姓，廣气隆恩。爰思籧竹，用佐蘋蘩。歸仁自克，降德彌尊。逮今淑女，見貴高門（其一）。

高門有嚴，名臣赫赫。婉婉淑女，芳華是襲。思依君婦，恪恭朝夕。三世之老，始終之節（其二）。

皇施命服，光矣六珈。雖休勿休，佩玉之儺。居老益勤，處榮忘華。以引以延，宜惠其家（其三）。

惟江有梅，芳麗斯寒。惟沅有芷，秀被通川。哲人之型，服訓惟安。敢誦門子，亦佩其蘭（其四）。

昔在高允，為劉作詠。矧茲名徽，曾是不頌。何以喻德，如月之恒。彤管式度，永曼嘉應（其五）。

箴

女箴（并序）

自周禮廢而女德稀。家國之瑞，兆祥啟衰，繄君子之失道，助成德者梯之咎也。匪惟縱之，又用從之。匪惟比之，又用蔽之。余以為婦德不修，曠將千世。家之視女，以為路人。習移學荒，即刑於之化，又焉資於一旦。且男檢詩禮，誦之白首，動而中禮，蓋鮮其人。而況以陰柔之性，處掩蔽之內，挾不學之身，專人家之事，欲依美質求明效，豈不悖哉？占之姆教，久格不行。方今士大夫多樂放檢，若望其則於身教，法其言動，又虛誕之論也。庶幾多通經籍，優遊使自求之。雖未盡如禮略，比教子之責望，可矣。昔張茂先作《女史箴》，但戒妃后，而陰教難被，貴賤失綱。故約其大節，以公宮之教，陳一而諷百焉。婦頗聞古今，其能廣之。箴曰：

窈窕幃闥，令德斯賢。處幽思顯，隘不可安。雖道貴柔，潛忍非先。淑恭爾儀，麗則翩翩。既莊能婉，壹而無專。莊敬伊何，讓以下人。能婉伊何，思媚尊親。毋曰恃慈，嚴若在朝。毋曰外恭，依於色笑。賤不可以懈，貴不可以華。婉娩無方，祇道為家。彤管司嫩，敢告傅姆（德箴）。於乎，惟婦言不用，言尚欽哉。含章則吉，當出如疑。彼士德善違，榮辱之符。矧伊內言，其豫而誇。惟風惟火，合則嘻嘻。苟違斯戒，則同室貢非。弗貴以文，象巽貞元。弗矜乃拂，兌筮其說。彤管司詞，敢告女師（言箴）。女曰雞鳴，飾帨佩容。如齋所治，祁祁僮僮。士慎其儀，女澤其光。無恧鳴玉，婀娜合章。猗歟冀婦，缺德以升。穆哉德曜，敬順所承。委委蛇蛇，如山如河。匪惟修貌，以綽以和。不飾何飾，不宜何嘉。彤管司度，敢告女御（容箴）。太姒之愔愔，式聞葛覃。豈不煩辱，女不可耽。雖有錦繡，無陋織紝。雖有珍俎，無褻溉鬻。亦越敬薑，織杼自廉。亦既貴老，職思所欽。周宗雲滅，婦休其蠶。不績之謠，而陳宗早殲。矧況庶賤，其蹈大戾。朝夕之思，庶其無廢。彤管司工，敢告庭內（工箴）。

銘

影山草堂銘

有大雅君子，曰莫友芝，自先世家於獨山，始營夾澗之廬，實傍翁奇之水。傳家經術，先鄭留書。趨庭兄弟，五龍下食。開華陽之石室，有楊愔之竹林。籬下看山，簷前映樹。莫君當始教方名之歲，能誦謝朓之詩。爰以影山請題堂扁「草堂」之名，五十年矣。當其西南尉候旦夕弦歌，安毋斂之舊邦，乘軒轅之靈緒馬，卿乘傳訪耆老，而先來道真受書，繼召陵而通義，息焉，遊焉，伊可懷也。既而鈔經置笈，從父之官。川原同分野之星，歲時猶故鄉之俗。陶潛舊宅，有處堪尋。薊子童顏，無何已老。遂復遭逢世難，流離暮齒。謝涪陵之故里，非復晉封。孔子魚之高堂，自然秦火。既為遷客，彌思昔園。乃托畫圖，記其興廢。生平興盡，仲文之樹蕭然；鄉土人還，東山之廬安在？流連於尺素，滂沛乎寸心。達者疑其拘墟，國人甚其已細也。夫哀樂之理，寓境而存；身心之真，憑虛莫寄。若夫陵谷阡眠之地，岩石悲怪之區，廣漠寂寥之鄉，畦町高下之處，孰視無構積，傾耳絕嘯。籟然而行客想象，歸人慨索。指黍稷而求宮室，望松柏而謂君家。情習於有則虛象存，神傷於無則冥造顯也。行城郭者，或見誑而橫涕；悲楚越者，或垂死而變呻。然則戀鄉之情，無間於古今。懷舊之歎，倍甚於文人乎。談者妄以天地為寓廬，等身世為過客。及乎一宿不適，則枕席顰眉。暫遊之欣，則形神交暢。佛以三宿而生戀焉，能忘情而獨居哉。且庭室可改，憶跡無遷。階墀已平，循牆猶見，是以式閭者懷古。升堂如景行，矧夫春秋弦誦，晨昏杖屨，感先澤之不沫，托通德而為鄉，固不必門內徬

徨，步武尋依者矣。自東南喪亂，衣冠蕭索，百里之內，十室之鄉，盡室播遷，比閭焚蕩。況黔中久委於荒服，羽檄僅達於上都，山川無允猶之典，草木絕蓼蕭之澤。故以城郭寄之歸鶴，荊棘聽於銅駝。一畝之宮，彈琴之室，存亡之數，固亦微矣。靈光非魯王之宮，麥秀有殷臣之淚。釣台之下，豈必嚴子故居。漢殿之前，惟見通天一表。茫茫之感，繫以銘焉。其詞曰：逖矣西南，興文通漢。淳茂自今，其靈乃獻。邵亭之山，建秀亭簹。君子之館，攬勝因巢。鄭父寫詩，範兒傳史。梁木未傾，夜舟俄徙。子猷之庭，曾無竹林。柱惟繫馬，堂不聞金。載酒之門，轍跡何深。風雲散矣，鳳皇悲吟。鳴琴思鶴，其遊不更。阿房之圖，亦余所病。山川在壁，暫遊猶賞。於羹於牆，云胡勞想。芳蘭一叢，即為含宅。柏木萬株，思歸未得。一椽之棲，誰謂非堂。山庭吊柳，東海移桑。請君一尊，醉以忘言。何有何無，遊心太　。

珍珠泉銘（并序）

侍郎文煜，以咸豐九年秋奉皇帝詔巡撫山東。明年上元，觴賓寮於公府澄虛之榭。上臨清泉，是名珍珠。酒三行，客私言曰：「昔秀水朱彝尊為劉都院記騑泉，涓涓一隅，廣不匹遂，而茲泉瀠泓衝絺，清瀾百步，旁流帶垣，通舟二里，魚鳥荇藻，怡怡悅性。既上要高宗宸題，永為靈泉，碑銘寂寥，豈其遽與。且朱記騑泉，進而論治。古之有言，非苟而已。今侍郎新膺主知，厲勤懷清，瑞雪應休。文武太和，感孚之期。集罷疾之望喁喁矣。夫雕追於岩石，箴規於堂戶，以明趣向，托懷抱，固載筆之美也。況幕羅多才，常服九能，其可亡所志，以昭方將。」王子越席對曰：「如客所言，客言泉銘甚當。至於謂朱氏之論治，此甚過矣。微客言，僕固願發之。彝尊之言，曰河出昆侖，色白，渠並則黃。騑泉在甃清極，之大小清河，無非清者，意以為吏至廉而賓客熒之。又若以濁為河病者，彝尊能言者也。如若所言，則沛善而河惡邪？子貢曰：君子一言，以為不知夫。言不可不慎也。昔在周公，論列河沛，以成四瀆。瀆者，獨也。又曰：『嶽視三公，』『瀆視諸侯』，乃其有事則河為大，周頌稱功，允猷翕河。然則河譬大邦，沛譬子男。宣鬱導滯，各有所職。至於成功，大小殊矣。今河源昆侖，浩浩神翼，洋洋赴海，千里曲直，禹貢九州，浸潤六七。而道流行，東溢為滎，隱見無時，所會者微。由此觀之，沛之為性，蓋善自守潔，不喜附合。聖嘉其行，有似獨立，故源近流短，亦列為瀆，意以勸諭諸侯，奉公無私，雖力不逮，亦足自達也。若夫河則不然，其所處地高，旁帶眾流，亙乎華夷，無所不包。故曰瑾瑜匿瑕，國君含垢，不擇細流，以成其大。故其泥沙汙，雄挾專行，清濁並容，皆致於海。假令黃河不能並兼，或權力不強，奠淤邕渠，則泛濫洚逆，萬古而不祛也。自堯至今，皆咎河患。河納眾流，而代之受惡，聖人之量也。民奪其地，激之為災，譬則五伯功載王室，世見專恣，而反曰罪人。故詩曰：『沔彼流

水，其流湯湯。』王者之過也大，臣之事君也不避嫌難，而萬事舉矣。不拘吏法，而群疑聚矣。及夫功成而效彰彰，國存而望巍巍，尊主隆民，已無加焉。亦猶黃河志於歸海者也。假令河惜其力，專潔其名，止而不流，流而不行，是共和守臣位，而桓文無義兵也。聖人有憂天下之心，懷撥亂之綱，尊河以妃海，進伯以繼王。明大臣之殊功，而隆祀典以風八方者，舍河其安望焉？沸之為沸也，舊矣。行無專道，而終為河挾。今之視古，清者已濁。雖非其質之渝乎，其亦以旁無他援，不合川渠守常則有餘，應變而已迂。此則如吏專獨自用，輔翼不力，耳目不通，無賢賓客，國削民散，為後所惜，蓋亦晚近之明戒也。由斯以言，則濁者不足嫌，而清者未為嘉也。且客聞行省之置，使院之所始乎？明初巡撫給事，中卿貳出領而已，後崇其階，乃至侍郎。以至於我憲皇定官，治頒銀印，欲重其威，厚其力也。欲屏藩邦家專其責也。明德藩邸，基址大壯。貞元之間，魯齊饑枵。巡撫周學士奏興工役，以贍壯口，故為使院。因恢其制。語有之：『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』鴻雁之詩，百堵皆作。卿士巡視，眷然顧之。其卒章曰：『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。』言因荒役民，愚人以為驕也。然則自潔之士，動必徇俗，以委瑣為廉清，以叢脞為無為。而學士循績，爛然至今，益滋當年規容，後來所謂『濁其跡、清其心』之效耶？豈非大臣所願道者耶？」客聞而怫然，又強難曰：「如子之言，何取於此泉。」王子曰：「夫言豈一端而已。惡夫以清為標，而弱是居也，非惡清也。且茲泉在聽事西偏，退休所宜，鑒靈挹芳，彈琴歌詩，意若處女。蕭然於戶，寂而無營。爰神之庭，以潔己也，心如水也。出而任事，沛然如河。廣受疾行，汪汪淵深。澄之不清，撓不加濁，大臣體也。內外交治，動靜相養，聖道理也。」於是客默而退。明日以告侍郎，而勒其銘。其詞曰：

春秋述堯，侯有二臺。曰時曰囿，察往迎來。齊魯大邦，巡撫重望。爰度爰居，靈泉是況。猗嗟靈泉，秉沸為神。道源爨沸，湧氣輪囷。觸石如雲，散波為月。方鮫綴泣，狀魚貫沫。引絲承縹，並罅爭珠。華攢蓓蕾，響觸珊瑚。潭漫成池，中瀕不竭。控勢通波，周垣建閘。澄泓自古，皎鏡瑩天。去瑕蠲疾，功成不言。遇地衝瀜，無心曲直。智人樂水，引流列室。承模構壯，傳舍維公。孰撓其棟，孰幹其邦。台榭百年，軒橋四起。鑒止思足，觀流不舍。旱增溢減，冬溫夏涼。新蒋接影，文帶搖香。水曰至清，魚云不淫。曰仁恤近，惟恩所湛。君子之政，一弛一張。委蛇有節，整暇為綱。孝出醴泉，樂和文沼。豈曰求安，至心不擾。五人三人，師處友處。曾是夏屋，匪賢而居。居安斯定，騁望無終。瞻荷卜雨，驗柳知風。無曰宴遊，洗心於退。滄浪濯斯，小子所志。潤物之利，實在江河。拘虛而遊，厥類井蛙。清泉泠泠，其獨一勺。及其廣大，萬流歸壑。毋囿而足，毋潔而名。敢告在位，視此泐銘。

圓鏡第二銘

顧影移姿，步花比妍。回照稱宜，搖光相連。

方鏡第二銘

玉則有合，璧亦有雙。此為妃並，秦餉剪江。若波靜陰，而映月在東。光照參差，以對明祥。